

一个讲故事的人

□ 曹元勇

2012年,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了上百年之后,莫言率先为中国文学摘得这项最有影响力的世界文学大奖,也打破了笼罩在这项世界文学大奖的神秘感。我作为给莫言编辑出版过十多年书的编辑,荣幸地受到瑞典学院邀请,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从12月6日至12日的一系列诺贝尔奖庆典活动,身临其境,见证了这位中国作家首次走进诺贝尔奖殿堂的历史性情景,也对莫言及其作品的价值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在莫言的作品里,一个被遗忘的农民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又淋漓尽致,即使它最刺鼻的气味也让人感到香甜,即使其令人震惊的冷酷无情也让人感到忘我的快感。那个世界没有半点枯燥的时候。这个作者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描绘一切……他仿佛能把人类一切的生活都搬到他的笔尖下。”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瑞典学院院士韦斯特伯格宣读的授奖辞中的这段话可谓真正抓住了莫言作品的最大特点:把一个被遗忘的农民世界展现于世,而且借助这个农民世界来洞察人类生活。莫言对自己是怎样一个作家,一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自己根在哪里。在12月10日晚的“诺贝尔晚宴”答谢辞中,莫言一上来就说明,他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农民的儿子”。在他事先准备好,但因为忘在宾馆而没有用上的答谢辞讲稿中,他更是饱含深情地写到:“最后,我要特别地感谢我的故乡中国山东高密的父老乡亲,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你们中的一员;我还要特别地感谢那片生我养我的厚重大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便是这片水土养育出来的一个说书人,我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报答你的恩情。”这些话,可以说既道出了

他与农民乡土世界的血脉联系,也再次道出了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说书人、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谦卑感。这种关联,这种谦卑心态,在他12月7日作的题为《讲故事的人》的获奖演说中更是有过充分的表达。

莫言在瑞典学院的获奖演说可以说是整个诺贝尔奖活动周最为引人瞩目的节目。他的演说是从怀念母亲开始的。他用夹带着高密东北乡口音的普通话讲到:“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他告诉人们,多年前,母亲的身体已与泥土混为一体。他说:“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莫言的追述,既表达了母亲对他的精神成长的影响,也表达了他作为儿子的内疚与忏悔。之后,他开始讲述自己是如何从聆听别人说书到自己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讲述他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形成,以及他的几部重要作品的创作缘起和创作思考。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街串巷的说书艺人用他们的说唱手艺滋养了很多人的精神,也给很多正在成长的少年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艰辛生活的世界,开启了他们潜在的想象之泉。莫言旺盛的、具有致幻作用的想象力,最早正是被说书人的说唱激发出来的。更何况,他所出生的齐鲁大地,也是清代最善讲鬼狐荒诞故事的大作家蒲松龄的故乡;那块土地丰富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给他提供了任凭想象肆意驰骋的无限国度。莫言把自己在故乡——山东高密农村的生活经验,称为他后来得以从事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文学富矿,这真的不是夸张,而是道出了自己文学创作真正的源泉。

当然,作为一个高明的小家,莫言的文学创作既把根须深深地扎在故乡的现实、历史与民间传奇之中,同时也凭借他对优秀文学艺术的深刻理解超越了那些表层的东西。他深知,文学不应该是生活的翻版,文学也不应该是某种观念、某种情绪的奴隶。因此,他才会说:“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演讲最后部分,莫言恢复自己作为“讲故事的人”的身份。针对这个很多知识分子思想变得狭隘、苛刻的时代,他讲述了三个寓意丰富的故事。对这三个故事的寓意作了简单的解释,可能会损害它们的丰富性,但是我想,三个故事包含了对宽容、尊重等人性的呼唤则是毋庸置疑的。其中,第一个故事通过表达“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的思想,呼吁人们要用宽仁之心看待人的多样性;第二个故事表达“鲁莽的勇敢,未必符合人道精神”,做人需要“三省吾身”;第三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民间寓言,直击中人性中潜藏的丑陋因子:在特定情境下,人们会用莫须有的罪名和不可告示天下的理由,去将某个同类送上祭坛,而犯下集体谋杀的罪过。

莫言的这次演讲,可以说既是总结,也是回答。总结的是他自己迄今的文学历程,他与故乡大地的关系;回答的是围绕他的各种质疑和问题。特别是演讲以回忆母亲对自己的精神人格的形成所起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开端,仿佛是要告诉人们,无论做人,还是

从事文学,最重要的起点是宽仁心、悲悯心。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知道,在广阔的中国农村有许多这样的善良母亲。如果这样的母亲故事都不能唤起一个人心中的宽容、悲悯情怀,那么很多问题的对话就几乎没法进行了。

莫言演讲后的第二天,我曾与来自法国的两位译者交谈过莫言获奖后所面临的各种质疑。两位法国译者告诉我,当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得奖时也面对过诸如此类的质疑。另外,杜特莱先生还特别提到了他们法国的加缪。他说,加缪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后,法国的一些媒体和知识分子要求加缪针对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问题发表看法,而加缪不想有偏向地回答这些问题。加缪当时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甚至给母亲发电报说:“妈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思念过你”,因为他的母亲就在阿尔及利亚生活,他本人也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杜特莱先生说,加缪在当时也是遭到不少媒体和知识分子的非难、攻击,甚至蔑视。但是,历史永远是冷酷和公正的。当年的种种质疑和非难早已随风而去,人们敬重和爱惜的还是这些作家们的作品。

在我看来,莫言那些故事饱满、风格多样的作品,如同是在肥沃而复杂的中国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奇葩,其中既有荒诞离奇却又逼真入神、不乏黑色幽默的传奇述说,也有对乡土中国复杂现实和人性的犀利挖掘。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将创作之根始终深深扎入肥沃而广阔的乡村历史与现实的作家。

曹元勇 著名出版人。现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KEY-可以文化创始人。出版有翻译作品十余部、评论随笔集两部。

一条中西合璧的古村

□ 蔡旭

珠海市的繁华背后,隐藏着一个世外桃源。

一座叫会同的古村,掩映在凤凰山麓的静谧之中。面向一个池塘,三座祠堂与两座碉楼在述说着中西两种语言。灰瓦、青砖、飞檐,典型的岭南风格,棋盘般垂直交错方正规矩的三街八巷。古村碉楼,挂的是西式时钟。清代民居,装饰着西洋壁画。室内雕梁画栋,墙外却嵌着百叶窗。

是的,早在170多年前,村民们就奔赴港澳和海外谋生。

著名的莫氏三祖孙,相继操持香港太古洋行61年,带了1000多名乡亲走出乡门。

一批新兴的民族工商企业,在香港、广州、上海、福建风起云涌,推动了近代史的进程。

早在1922年,它是全县第一个用电的村子,他们是最早在电影中认识了卓别林的中国村民。一个僻静的山村,就这样走出了开放的步伐,又用这些建筑群留下了岁月的脚印。

这一天,我在古村的石板街徜徉,回望了170多年的风云。似乎还能听到大陆文化与海洋文明冲撞与融汇的海声。

正是一位从会同村走出的莫氏子弟,中国四大男高音之一的歌唱。他同祖辈一样走出去走进来,回应了我心中的一些疑问。



航空展印象(油画)

徐茜玲 作品

放牛

□ 蒙志军

我下放的地方离城里不远。我在水田抛秧时右边大脚指头被蚂蝗叮咬了一下,破口处流血,进了水和腌臢之气,不几天便肿了起来。去医院医生说是甲沟炎,打针吃药都不管用,只能拔去脚趾甲。手术时打了麻药,还是疼得有点撕心裂肺。那时我做知青插队不久。我一瘸一拐回到生产队,队长见我脚上裹着纱布,便派了个轻快的活儿给我:放牛。还跟我说放牛的工分肯定没有大田里弯腰驼背的人那么高,我说我知道。他对我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把牛看好,二是让牛吃饱。我跟队长说请他放心,我可以立军令状。队长说那倒不用。

跟我一起放牛的还有小左,两个人放四头牛,三头水牛一头黄牛。老水牛名叫墩乃,偏大的水牛牛犊名叫竹篙,偏小的水牛牛犊名叫冲天,那头黄牛叫楔子。都是队长起的名字,我不知道什么来历。小左也是知青,小时候户口落在父亲工作的城里,但一直跟母亲在灌南农村生活和上学,初中毕业后,他父亲让他到城里来下放。实际上他是从偏远的农村下放到了城市近郊的农村。

小左年龄比我小,又是乡下来的,见的世面肯定没有我多。我常常讲些故事给他听,比如曹操到故交吕伯奢家,主人好心杀猪款待,多疑的曹操以

为人家磨刀霍霍是向着自己而来,便将吕伯奢全家灭门;又如浪里白条张顺并非梁山泊附近的山东人,而是浔阳江畔的江州人,是宋江刺配江州时结识的好汉;我还跟他讲了许多人情世故,比如怎样在漂亮女人面前做到脸不红、心不跳,还能谈笑自如。他听我讲这些很入神,有时还很陶醉,我感觉自己知识和眼界所形成的心理优势第一次得以展露,脸上未免现出骄矜之色。不过要论做农活,比如割草、推磨、扬谷、挑水等等,他则比我熟练许多。放牛对他来讲更是轻车熟路。他用鞭子抽打牛屁股下得了狠手,牛也听他的。我的手段太软,牛不大听我的。我总觉得牛太可怜,这么大的动物,却被人驱使,造化不是很公平。生命与生命最初是平等的,自从产生了智慧,人和动物就被分在鸿沟的两边了。

我跟小左一起放牛,不限于我们西郊四队的地界。城西的大部分地段,都被我们跑遍了。那时没有这么多楼房,很多地方都有尚未被开发的荒地,荒地长着蓬蓬蒿草,芳草之上开着许多不知名字的野花。运河南边不少工厂的门口都有这样的草地,我们赶着牛翻过高高的红卫桥,去那里为牛觅食。小左和我每人一顶草帽,走路时遮阳,牛吃草时,将草帽搁在地下,我们坐在帽沿上,看牛走路和低头啃草的姿态,或者

讲一些闲话。天地很辽阔。我问天地何处家,天地沉吟不回答。罡风凄雨浑不怕,天地之间牧牛娃。

有一天在一条大路边放牛,路的北侧是革命大队,革命大队旁边是农垦局。农垦局的院子里正在进行民兵训练。我和小左爬到墙上,作壁上观。男民兵孔武刚毅,女民兵英姿飒爽,比舞台上的表演还好看,我们看得忘乎所以。看完从墙头跳下来,发现四头牛中的竹篙不见了。我跟小左都慌了神,赶紧将另外三头牛拢到一起,他看护着,我则跑出去四处寻找竹篙。很失望,没有找到。小左吓得哭起来,我爱他的情绪感染,也想哭,但忍住没落泪,却心烦意乱到了极点。我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当时想,一头牛有多贵重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和小左两家所有的积蓄加起来未必能买下一头牛,再说“善善恶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助”,谁也帮不了我们,要是队里坚持让我们赔偿这头牛,估计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即便不要我们赔偿,因为这件事在乡上留下的污点也将如影随形,以后招工或者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将永远跟我们无缘,笃定要在乡下做一辈子农民,我不敢再往下想。看见小左无助的样子,我必须拿出主见,尽管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我感觉我们的处境跟电影

《草原英雄小姊妹》中的龙梅和玉荣有点相似,她们为公社放羊,遇暴风雪,羊群走失,她们为找回羊群,走出去几十里,被严重冻伤。我们应该向英雄小姊妹学习,唯大英雄能本色。我和小左又轮流去找了几趟,两人总共跑了有十多里路,都无功而返。事已至此,只有将另外三头牛安全送返队里了。我便跟小左赶着牛沮丧地往回走。

回到队里的时候天已经黑尽,村庄在夜幕下显得很恬静,跟我们的心情形成巨大反差。队长站在牛栏的外边,似乎专门在等我们。见面时不停地责备我们今天没把竹篙带出去吃草,到现在还饿肚子呢。我们两人没有辩解,低头听他训话,但心里却异常兴奋。因为从他的训话中可以肯定竹篙已经回到牛栏里了。人有时候找不到回家的路,牛有时候找得到回家的路。我们按队长要求找些草料去喂食竹篙,到跟前见它正在那里反刍,看来它已经吃得饱了。一场虚惊总算过去,我们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大约一个月之后,我的脚指甲长起来了,也就不再放牛。小左再继续,但比之前尽心和谨慎了许多。

蒙志军 江苏人,研究生学历,热爱读书和写作,著有散文集《麦子的过渡》。



论词绝句三十首

□ 彭玉平

序

壬寅十月七日,穗上大疫再卷,其势汹汹。余蛰居康园,望水天空阔,遐思难收。适秋日多暇,杜门诵词,案头常置《云谣集杂曲子》一种,检读数过,竟为之神王。复戊庚子九月,余尝由兰州过张掖,自嘉峪关至悬崖长城,车行河西走廊,山川风景绝异,恍接唐人塞上丝路矣。甫抵敦煌,急访莫高窟之藏经洞,则一物无存,空空如也,徒增感慨而已。余曩知云谣一集尝深藏石室千余年,一旦

厕身其地,呆望久之而不忍去。今独坐危楼,一灯荧然,焚香烹茶,亦似老僧入定,三复把玩斯集,竟中心涌动而情难自已,遂试笔七绝一首,略记一时之感。又思古人率多驰骋文论两界,以诗论诗,别有风味,其体自工部首创,代有其师。因忘却赐墙及肩,顿起效颦之思,远绍唐宋以迄清末,择其若干一书之,四日间草毕三十诗。詹詹小言,匪敢自是,其中或有粗鄙不伦者,用形浅陋而已。

壬寅十月十日江南词客溧阳彭玉平谨识

《云谣集杂曲子》

丝窗上路迢迢,寂寞轮铃伴洞箫。幸有道人存小曲,轻裁心想到云谣。

《花间集》

青天横绝塞雄关,夜月红楼自顾闲。绣幌佳人香十里,西园英哲醉花间。

三冯延巳

闲情抛却总无功,依旧惆怅挂帘栊。深俊堂檐开北窗,晏欧绍雅代称雄。

南唐二主

香销菡萏本寻常,憔悴韶光意未央。回首金陵箫瑟处,一江春水带愁长。

温庭筠

妆容理罢望江南,暮色苍苍碧玉簪。流丽清疏声韵绝,满庭菱筱映深潭。

韦庄

画船听雨载春眠,楼外垂杨舞弄弦。掬艳熏香称语秀,天然吐属碧云天。

柳永

武夷深处有词乡,自带光芒万道长。踏遍青楼分雅俗,白衣卿相任轻狂。

张先

东风桃李嫁郎中,恍道何如午醉蒙。帘外犹如花弄影,都将小曲入芳丛。

宋祁

东城穀馥与人亲,第见枝头闹意频。红杏不知春已近,晓寒兀自启朱唇。

欧阳修

诗文政事两称雄,一代宗师一醉翁。闲笔人间风月事,岂知才子也迷蒙。

苏轼

东州壮士唱新歌,试比柳郎逸兴多。矜是一家容自许,小词大境起东坡。

晏几道

两重心字寓深衷,自古情多一梦空。彩袖殷勤都往事,晏家公子转飘蓬。

黄庭坚

苏门四子各称奇,老大风神似乃师。长笛临风光影乱,张园奚是密州时。

李之仪

一江头尾我同君,长短唐诗句韵分。迨步花间师晏柳,自家风格始含熏。

秦观

回到队里的时候天已经黑尽,村庄在夜幕下显得很恬静,跟我们的心情形成巨大反差。队长站在牛栏的外边,似乎专门在等我们。见面时不停地责备我们今天没把竹篙带出去吃草,到现在还饿肚子呢。我们两人没有辩解,低头听他训话,但心里却异常兴奋。因为从他的训话中可以肯定竹篙已经回到牛栏里了。人有时候找不到回家的路,牛有时候找得到回家的路。我们按队长要求找些草料去喂食竹篙,到跟前见它正在那里反刍,看来它已经吃得饱了。一场虚惊总算过去,我们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大约一个月之后,我的脚指甲长起来了,也就不再放牛。小左再继续,但比之前尽心和谨慎了许多。

跋

余草论词绝句三十首毕,意犹未尽,因再赋四绝,聊然我思。其一曰:“西风吹我起秋思,四日周旋竞卅诗。一自唐人开局面,流风直到晚清时。”其二曰:“诗余小道久无疑,文体轮回孰可欺。大雅八方鸣杂曲,一声或阙苦支离。”其三曰:“云谣雅俗各纷披,二主花间境自奇。唐宋妙人才已尽,江山催我论

欲饮华亭君莫笑,任由寂寞梦黄楼。

贺铸

天生情种铁青颜,次第闲愁为那般。继续横塘人壮浪,一川烟草满东山。

周邦彦

古今曲调要传神,端赖词坛第一人。欲辟慢词新境界,开南结北是清真。

曹组

才情侧艳且诙谐,相与徽宗上玉阶。元宠柳郎争后学,与时戏谑共情怀。

李清照

西风帘卷不知秋,眉上心头百转愁。数尽人间惆怅客,一思居士一回眸。

辛弃疾

当年英武震中原,渠样艰难守稼轩。纵使瓢泉流日夜,也应无计洗烦冤。

陈亮

天生同甫管江山,百世英豪鬓发斑。激越都存长短句,誓平乱世北征还。

刘过

香山和靖与坡仙,勒驾西湖斗酒馐。风雨渡江循道义,稼轩豪气诱新篇。

姜夔

暗香浮动但凭风,疏影横斜水照东。词客江湖行度曲,野云舒卷复清空。

吴文英

空烟四远渺清江,独立灵岩忆梦窗。只道当时香手在,黄蜂与尔竟成双。

蒋捷

流光容易把人抛,听雨歌楼月在梢。长是客舟鸣断雁,僧庐空对远山凹。

王沂孙

一襟余恨意阑珊,望断河山彻底寒。花外寻诗惟咏物,天涯芳草独凭栏。

张惠言

微言托喻意参差,旧曲新编运会移。要妙宜修情远大,清词兴复启珠帷。

周济

毗陵词业续廊廡,犹记香熏隔卷帘。表里相宣须记取,美情指事总深潜。

况周颐

蕙风天赋禀灵思,并誉清民绝世姿。唐宋权衡才使捷,要空依傍铸新词。

王国维

性忧体弱多思,都付人间甲乙词。慧格正中称境界,倚声形上立新旗。

词诗。”其四曰:“经年未作七言诗,渠料挥毫不自持。载断难称疏凿手,君心遇我待芳时。”凡此诸诗,初拟深藏篋中,异日复细审一一修择之。今午接沙君论词文集,始知彭城词会即至,余因循杂事,庸庸碌碌,竟未成篇,惭愧无地。因将组诗略充雅会之用,以诗代文,近乎不次,不亦过乎!因再赘数语,用形愧怍而已。

十日彭玉平又识

彭玉平 江苏溧阳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